

第九十一回

金平府元夜觀燈

玄英洞唐僧供狀

修禪何處用工夫，馬劣猿顛速剪除。牢捉牢拴生五彩，暫停暫住墮三途。若教自

在神丹漏，纔放從容玉性格。喜怒哀思須掃淨，得玄得妙恰如無。

話表唐僧師徒四衆離了玉華城，一路平穩，誠所謂極樂之鄉。去有五六日程途，又見一座城池。唐僧問行者道：『此又是甚麼處所？』行者道：『是座城池。但城上有杆無旗，不知地方，俟近前再問。』及至東關廂，見那兩邊茶坊酒肆喧譁，米市油房熱鬧。街衢中有幾個無事閑遊的浪子，見豬八戒嘴長，沙和尚臉黑，孫行者眼紅，都擁擁簇簇的爭看，只是不敢近前而問。唐僧捏着一把汗，惟恐他們惹禍。又走過幾條巷口，還不到城。忽見有一座山門，門上有「慈雲寺」三字。唐僧道：『此處略進去歇歇馬，打一個齋如何？』行者道：『好好！四衆遂

一齊而入，但見那裏邊——

珍樓壯麗，寶座崢嶸。佛閣高雲外，僧房靜月中。丹霞縹緲浮屠挺，碧樹陰森輪藏清。真淨土，假龍宮，大雄殿上紫雲籠。兩廊不絕閑人戲，一塔常開有客登。爐中香

火時時熱，臺上燈花夜夜焚。忽聞方丈金鐘韻，應佛僧人朗誦經。

四衆正看時，又見廊下走出一個和尚，對唐僧作禮道：「老師何來？」唐僧道：「弟子中華唐朝來者。」那和尚倒身下拜，慌得唐僧攙起道：「院主何爲行此大禮？」那和尚合掌道：「我這裏向善的人，看經念佛，都指望修到你中華地托生；纔見老師丰采衣冠，果然是前生修到的，方得此受用，故當下拜。」唐僧笑道：「惶恐！惶恐！我弟子乃行脚僧，有何受用？若院主在此閑養自在，纔是享福哩。」那和尚領唐僧入正殿，拜了佛像，唐僧方纔招呼徒弟進來。原來行者三人，自見那和尚與師父講話，他都背着臉，牽着馬，守着擔，立在一處，和尚不曾心。忽的聞唐僧叫「徒弟」，他三人方纔轉面。那和尚見了，慌得叫：「爺爺呀！你高徒如何恁般醜樣？」唐僧道：「醜則雖醜，倒頗有些法力。我一路甚虧他們保護。」

正說處，裏面又走出幾個和尚作禮。先見的那和尚對後的說道：「這老師是中華大唐來的人物。那三位是他高徒。」衆僧且喜且懼道：「老師中華大國，到此何爲？」唐僧言：「我奉唐王聖旨，向靈山拜佛求經。適過寶方，特奔上刹。一則求問地方，二則打頓齋食就行。」那僧人個個歡喜，又邀入方丈。方丈內又有幾個與人家做齋的和尚。這先進去的又叫道：「你們都來看中華人物。原來中華有俊的，有醜的。俊的眞個難描難畫，醜的却十分古怪。」那許多僧同齋主都來相見。見畢，各坐下。茶罷，唐僧問道：「貴處是何地名？」衆僧道：「我這裏乃天竺國外郡，金平府是也。」唐僧道：「貴府至靈山還有許多遠近？」衆僧道：「此間到下有二千里。這是我等走過的。西去到靈山，我們未走，不知還有多少路，不敢妄對。」

唐僧謝了。少時，擺上齋來。齋罷，唐僧要行，却被衆僧並齋主款留道：「老師寬住一二日，過了元宵，要耍去不妨。」唐僧驚問道：「弟子在路，只知有山，有水，怕的是逢怪，逢魔，把光陰都錯過了，不知幾時是元宵佳節。」衆僧笑道：「老師拜佛與悟禪心重，故不以此爲念。今日乃正月十三，到晚就試燈。後日十五上元，直至十八九，方纔謝燈。我這裏人家好事，本府太守

老爺愛民，各地方俱高張燈火，徹夜笙簫。還有個「金燈橋」，乃上古傳留，至今豐盛。老爺們寬住數日，我荒山頗管待得起。」

唐僧無奈，遂俱住下。當晚只聽得佛殿上鐘鼓喧天，乃是街坊衆信人等送燈來獻佛。唐僧等都出方丈來看了燈，各自歸寢。次日，寺僧又獻齋。吃罷，同步後園閑耍。果然好個去處！正是：

時維正月，歲屆新春。園林幽雅，景物妍森。四時花木爭奇，一派峯巒疊疊。芳草階前萌動，老梅枝上生馨。紅入桃花嫩，青歸柳色新。金谷園富麗休誇，輞川圖流風慢說。水流一道，野鳧出沒無常；竹種千竿，墨客推敲未定。芍藥花，牡丹花，紫薇花，含笑花，天機方醒；山茶花，紅梅花，迎春花，瑞香花，艷質先開。陰崖積雪猶含凍，遠樹浮煙已帶春。又見那鹿向池邊照影，鶴來松下聽琴。東幾廈，西幾亭，客來留宿；南幾堂，北幾塔，僧靜安禪。花井中，有一兩座養性樓，重簷高拱；山水內，有三四處煉魔室，靜几明聰。真個是天然堪隱逸，又何須他處覓蓬瀛？

師徒們翫賞一日，殿上看了燈，又都去看燈遊戲。但見那——

瑪瑙花城，琉璃仙洞，水晶雲母諸宮。似重重錦繡，疊疊玲瓏。星橋影幌，乾坤動，看數株火樹搖紅。六街簫鼓，千門璧月，萬戶香風。幾處鰲峯高聳，有魚龍出海，鸞鳳騰空。羨燈光月色，和氣融融。綺羅隊裏，人人喜聽笙歌，車馬轟轟。看不盡花容玉貌，風流豪俠，佳景無窮。

三藏與衆僧在本寺內看了燈，又到東關廂各街上遊戲。到二更時，方纔回轉安置。次日，唐僧對衆僧道：『弟子原有掃塔之願，趁今日上元佳節，請院主開了塔門，讓弟子了此願心。』衆僧隨開了門。沙僧取了袈裟，隨從唐僧，到了一層，就披了袈裟，拜佛禱祝畢，即將笤帚掃了一層，卸了袈裟，付與沙僧，又掃二層，一層層直掃上絕頂。那塔上層層有佛，處處開牕，掃一層，賞翫讚羨一層，掃畢下來，天色已晚，又都點上燈火。此夜正是十五元宵。衆僧道：『老師父，我們前晚只在荒山與關廂看燈，今晚正節，進城看看金燈如何？』唐僧欣然從之，同行者三人及衆僧進城看燈。正是——

三五良宵節，上元春色和。花燈懸鬧市，齊唱太平歌。又見那六街三市燈亮，半空一鑑初升。那月如馮夷推上爛銀盤，這燈似仙女織成鋪地錦。燈映月，增一倍光輝；月照燈，添十分燦爛。觀不盡鐵鎖星橋，看不了燈花火樹。雪花燈，梅花燈，春冰剪碎；繡屏燈，畫屏燈，五彩攢成。核桃燈，荷花燈，燈樓高掛；青獅燈，白象燈，燈架高擎。鰕兒燈，蟹兒燈，棚前高弄；羊兒燈，兔兒燈，簷下精神。鷹兒燈，鳳兒燈，相連相併；虎兒燈，馬兒燈，同走同行。仙鶴燈，白鹿燈，壽星騎坐；金魚燈，長鯨燈，李白高乘。鰲山燈，神仙聚會；走馬燈，武將交鋒。萬千家燈火樓臺，十數里雲煙世界。那壁廂，索琅琅玉轡飛來；這壁廂，轆轤轉香車輦過。看那紅妝樓上，倚着欄，隔着簾，並着肩，携着手，雙雙美女貪歡；綠水橋邊，鬧噪，錦簇簇，醉醺醺，笑呵呵，對對遊人戲綵。滿城中簫鼓喧譁，徹夜裏笙歌不斷。

有詩爲證：

錦繡場中唱彩蓮，太平境內簇人煙。燈明月皎元宵夜，雨順風調大有年。

此時正是金吾不禁，亂烘烘的，無數人煙，有那跳舞的，躑躅的，裝鬼的，騎象的，東一攢，西一簇，看之不盡。却纔到金燈橋上，唐僧與衆僧近前看處，原來是三盞金燈。那燈有缸來大，上照着玲瓏剔透，兩層樓閣，都是細金絲兒編成；內托着琉璃薄片，其光幌月，其油噴香。唐僧回問衆僧道：『此燈是甚油？怎麼這等異香撲鼻？』衆僧道：『老師不知。我這府後有一縣，名喚晏天縣。縣有二百四十里。每年審造差徭，共有二百四十家燈油大戶。府縣的各項差徭，猶可，惟有此大戶，甚是吃累。每家當一年，要使二百多兩銀子。此油不是尋常之油，乃是酥合香油。這油每一兩值價銀二兩，每一筋值三十二兩銀子。三盞燈，每缸有五百筋，三缸共一千五百筋，共該銀四萬八千兩。還有雜項繳纏使用，將有五萬餘兩，只點得三夜。』行者道：『這許多油，三夜何以就點得盡？』衆僧道：『這缸內每缸有四十九個大燈馬，都是燈草扎的把，裹了絲綿，有雞子相細；只點過今夜，見佛爺現了身，明夜油也沒了，燈就昏了。』八戒在旁笑道：『想是佛爺連油都收去了。』衆僧道：『正是此說。滿城內人家，自古及今，皆是這等傳說。但油乾了，人俱說是佛祖收了燈，自然五穀豐登；若有一年不乾，却就年程荒旱，風雨不調。所以

人家都要這供獻。」

正說處，只聽得半空中呼呼風響，說得些看燈的人盡皆四散。那些和尚也立不住脚，道：「老師父，回去罷。風來了。是佛爺降祥，到此看燈也。」唐僧道：「怎見得是佛來看燈？」衆僧道：「年年如此，不尙三更，就有風來。知道是諸佛降祥，所以人皆迴避。」唐僧道：「我弟子原是思佛念佛拜佛的人，今逢佳景，果有諸佛降臨，就此拜拜，多少是好。」衆僧連請不回。少時，風中果現出三位佛身，近燈來了。慌得那唐僧跑上橋頂，倒身下拜。行者急忙扯起道：「師父，不是好人，必定是妖邪也。」

說不了，見燈光昏暗，呼的一聲，把唐僧抱起，颺風而去。噫！不知是那山那洞裏妖怪，積年假佛看金燈。說得那八戒兩邊尋找，沙僧左右招呼。行者叫道：「兄弟！不須在此叫喚。師父樂極生悲，已被妖精攝去了！」那幾個和尚害怕道：「爺爺，怎見得是妖精攝去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原來你這夥凡人，累年不識，故被妖邪惑了，只說是真佛降祥，受此燈供。剛纔風到處，現佛身者，就是三個妖精。我師父亦不能認，上橋頂就拜，却被他侮暗燈光，將器皿盛了油，連我師

父都攝去。我略走遲了些兒，所以他三個化風而遁。」沙僧道：「師兄，這般却如之何？」行者道：「不必遲疑。你兩個同衆回寺，看守馬匹行李，等老孫趁此風追趕去也。」好大聖急縱筋斗雲，起在半空，聞着那腥風之氣，往東北上竟趕。趕至天曉，倏爾風息，見有一座大山，十分險峻，着實嵯峨。好山——

重重丘壑，曲曲源泉。藤蘿懸削壁，松柏挺虛巖。鶴鳴晨霧裏，鴈唳曉雲間。峨峨巖巖，巖巖排戟，突突磷磷，石砌盤。頂巔高萬仞，峻嶺疊千灣。野花佳木知春發，杜宇黃鶯應景妍。能巍奕，實巖巖，古怪崎嶇險又艱。停翫多時人不識，只聽虎豹有聲嘶。香獐白鹿隨來往，玉兔青狼去復還。深澗水流千萬里，回湍激石響潺潺。

大聖在山崖上，正自找尋路徑，只見四個人，趕着三隻羊，從西坡下，齊吆喝：「開泰。」大聖閃火眼金睛，仔細觀看，認得是年月日時四值功曹使者，隱像化形而來。大聖即掣出鐵棒，幌一幌，碗來粗細，有丈二長短，跳下崖來，喝道：「你都藏頭縮頸的那裏走！」四值功曹見他說出風息，慌得喝散三羊，現了本相，閃下路旁，施禮道：「大聖，恕罪！恕罪！」行者道：「這一向

也不會用着你們，你們見老孫遲慢，都一個個弄懈怠了，見也不來見我！一見你們怎麼不暗中保祐吾師，都往那裏去？」功曹道：「你師父寬了禪性，在於金平府慈雲寺貪歡，所以秦極生香，樂盛成悲，今被妖邪捕獲。他身邊有護法伽藍保着哩。吾等知大聖連夜追尋，恐大聖不識山林，特來傳報。」行者道：「你既傳報，怎麼隱姓埋名，趕着三個羊兒，吹吹喝喝作甚？」功曹道：「設此三羊，以應開泰之言，喚做「三陽開泰」，破解你師之否塞也。」

行者恨恨的要打，見有此意，却就免之，收了棒，回曠作喜道：「這座山，可是妖精之處？」功曹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此山名青龍山，內有洞，名玄英洞。洞中有三個妖精，大的個名辟寒大王，第二個號辟暑大王，第三個號辟塵大王。這妖精在此有千年了。他自幼兒愛食酥合香油。當年成精，到此假裝佛像，哄了金平府官員人等，設立金燈，燈油用酥合香油。他年年到正月半，變佛像收油；今年見你師父，他認得是聖僧之身，連你師父都攝在洞內，不日要割副你師之肉，使酥合香油煎吃哩。你快用工夫，救援去也。」

行者聞言，喝退功曹，轉過山崖，找尋洞府。行未數里，只見那洞邊有一石崖。崖下是座

石屋。屋有兩扇石門，半開半掩。門旁立有石碑，上有六字，却是「青龍山玄英洞」。行者不敢擅入，立定步，叫聲：「妖怪！快送我師父出來！」那裏唵喇一聲，大開了門，跑出一陣牛頭精，鄧鄧呆呆的問道：「你是誰，敢在這裏呼喚？」行者道：「我本是東土大唐取經的聖僧唐三藏之大徒弟，路過金平府觀燈，我師被你家魔頭攝來，快早送還，免汝等性命。如或不然，掀翻你窩巢，教你羣精都化爲膿血！」那些小妖聽言，急入內邊報道：「大王！禍事了！禍事了！」

三個老妖正把唐僧拿在那洞中深遠處，那裏問甚麼青紅皂白，教小妖選剝了衣裳，滾湍中清水洗淨，算計要細切細剉，着酥合香油煎吃。忽聞得報聲：「禍事！」老大着驚，問是何故。小妖道：「大門前有一個毛臉雷公嘴的和尙嚷道：大王攝了他師父來，教快送出去，免吾等性命；不然，就要掀翻窩巢，教我們都化爲膿血哩！」那老妖聽說，個個心驚道：「纔拿了這厮，還不會問他個姓名來歷。小的們，且把衣服與他穿了，帶過來審他一審，端是何人，何自而來也。」衆妖一擁上前，把唐僧解了索，穿了衣服，推至座前，說得唐僧戰兢兢的，跪在下面，只叫「大王，饒命，饒命！」

三個妖精，異口同聲道：『你是那方來的和尚？怎麼見佛像不躲，却衝撞我的雲路？』唐僧磕頭道：『貧僧是東土大唐駕下差來的，前往天竺國大雷音寺拜佛祖取經的。因到金平府慈雲寺打齋，蒙那寺僧留過元宵看燈。正在金燈橋上，見大王顯現佛像，貧僧乃肉眼凡胎，見佛就拜，故此衝撞大王雲路。』那妖精道：『你那東土到此，路程甚遠，一行共有幾衆？都叫甚名字？快實實供來，我饒你性命。』唐僧道：『貧僧俗名陳玄奘，自幼在金山寺爲僧。後蒙唐皇勅賜在長安洪福寺爲僧官。又因魏徵丞相夢斬涇河老龍，唐王遊地府，回生陽世，開設水陸大會，超度陰魂，蒙唐王又選賜貧僧爲壇主大闢都綱。幸觀世音菩薩出現，指化貧僧往西天大雷音寺。有三藏真經，可以超度亡者昇天，差貧僧來取，因賜號三藏，即倚唐爲姓。所以人都呼我爲唐三藏。我有三個徒弟，第一個姓孫，名悟空行者，乃齊天大聖歸正。』

羣妖聞得此名，着了一驚道：『這個齊天大聖，可是五百年前大闢天宮的？』唐僧道：『正是，正是。第二個姓豬，名悟能八戒，乃天蓬大元帥轉世。第三個姓沙，名悟淨和尚，乃捲簾大將臨凡。』三個妖王聽說，個個心驚道：『早是不會吃他。小的們，且把唐僧將鐵鏈鎖在後

面待拿他三個徒弟來湊吃。」遂點了一羣山牛精，水牛精，黃牛精，各持兵器，走出門，掌了號頭，搖旗擂鼓，三個妖披掛整齊，都到門外喝道：「是誰人敢在我這裏吶喝！」行者閃在石崖上，仔細觀看，那妖精生得——

彩面環睛，二角崢嶸，尖尖四隻耳，靈竅閃光明。一體花紋如彩畫，滿身錦繡若蜚英。第一個，頭頂狐裘花帽暖，一臉昂毛熱氣騰；第二個，身掛輕紗飛烈燄，四蹄花瑩玉玲玲；第三個，威雄聲吼如雷振，獠牙尖利賽銀針。個個勇而猛，手持三樣兵：

一個使鉞斧，一個大刀能；但看第三個，肩上橫擔挖撻藤。

又見那七長八短七肥八瘦的，大大小小妖精，都是些牛頭鬼怪，各執鎗棒，有三面大旗，旗上明明書着「辟寒大王，辟暑大王，辟塵大王。」孫行者看了一會，忍耐不得，上前高叫道：「潑賊怪！認得老孫麼？」那妖喝道：「你是那闌天宮的孫悟空？真個是「聞名不曾見面，見面羞殺天神！」你原來是這等個獼猴兒！」行者大怒，罵道：「我把你這個偷燈油的賊，油嘴妖怪，不要胡談！快還我師父來！」趕近前，輪鐵棒就打。那三個老妖，舉三般兵器，急架相迎。這

一場在山間中好殺！

鉞斧鋼刀挖撻藤，猴王一棒敢相迎。辟寒辟暑辟塵怪，認得齊天大聖名。棒起致令神鬼怕，斧來刀砍亂飛騰。好一個混元有法真，空像抵住三妖假佛形。那三個偷油潤鼻今年犯，務捉欽差駕下僧。這個因師不懼山程遠，那個爲嘴常年設獻燈。兵兵只聽刀斧響，劈朴惟聞棒有聲。衝衝撞撞三攢一，架架遮遮各顯能。一朝鬪至天將晚，不知那個虧輸那個贏。

孫行者一條棒與那三個妖魔鬪經百五十合，天色將晚，勝負未分。只見那辟塵大王把挖撻藤閃一閃，跳過陣前，將旗搖了一搖，那夥牛頭怪簇擁上前，把行者圍在核心，各輪兵器，亂打將來。行者見事不諧，唵喇的縱起筋斗雲，敗陣而走。那妖更不來趕，招回羣妖，安排些晚食，衆各吃了，也叫小妖送一碗與唐僧，只待拿住孫行者等纔要整治。那師父一則長齋，二則愁苦，哭啼啼的未敢沾唇不題。

却說行者駕雲回至慈雲寺內，叫聲『師弟』。那八戒、沙僧，正自盼望商量，聽得叫時，一齊出接道：『哥哥，如何去這一日？』端的師父下落何如？行者笑道：『昨夜聞風而趕，至天曉，到一山，不見。幸四值功曹傳信道：那山叫做青龍山，山中有一玄英洞，洞中有三個妖精，喚做辟寒大王，辟暑大王，辟塵大王。原來積年在此偷油，假變佛像，哄了金平府官員人等。今年遇見我們，他不知好歹，反連師父都攝去。老孫審得此情，吩咐功曹等衆暗中保護師父，我尋近門前叫罵。那三怪齊出，都像牛頭鬼形。第一個使鉞斧，第二個使大刀，第三個使藤棍。後引一窩子牛頭鬼怪，搖旗擂鼓，與老孫鬪了一日，殺個手平，那妖王搖動旗，小妖都來。我見天晚，恐不能取勝，所以駕筋斗回來也。』八戒道：『那裏想是酆都城鬼王弄喧。』沙僧道：『你怎麼就猜道是酆都城鬼王弄喧？』八戒笑道：『哥哥說是牛頭鬼怪，故知之耳。』行者道：『不是！不是！若論老孫看那怪是三隻犀牛成的精。』八戒道：『若是犀牛，且拿住他，鋸下角來，倒值好幾兩銀子哩！』

正說處，衆僧道：『孫老爺可吃晚齋？』行者道：『方便吃些兒，不吃也罷。』衆僧道：『老

爺征戰這一日，豈不餓了？」行者笑道：「這日把兒那裏使得餓？老孫曾五百年不吃飲食哩！」衆僧不知是實，只以爲說笑。須臾拿來，行者也吃了，道：「且收拾睡覺，待明日我等都去相持，拿住妖王，庶可救師父也。」沙僧在旁道：「哥哥說那裏話？常言道：『停留長智。』那妖精倘或今晚不睡，把師父害了，却如之何？不若如今就去，喚得他措手不及，方纔好救師父；少遲，恐有失也。」

八戒聞言，抖擻神威道：「沙兄弟說得是！我們都趁此月光去降魔耶！」行者依言，即吩咐寺僧：「看守行李馬匹。待我等把妖精捉來，對本府刺史證其假佛，免却燈油，以蘇概縣小民之困，却不是好？」衆僧遵命。他三個遂縱起祥雲，出城而去。正是那——

懶散無拘禪性亂，災危有分道心蒙。

畢竟不知此去勝敗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